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四十四回 張寅回家逢故舊 呂昆托友作冰人

詞曰：隨地求才，逢花問色，一才一色何曾得！無端說出舊行藏，忽然透出真消息。他但聞名，我原不識，這番相見真難測。莫驚莫怪莫疑猜，大都還紅絲勒。

閒詞按下。

話表鮑龍光見得季家千金又許配侯府，心下著惱，帶了許多家人，同著外甥呂昆，欲要打到季家評理。眾人走至半路，忽見前面來了一頂小轎，後面跟著許多行李。你道是誰？卻是吏部尚書的公子張寅。只因上年祁家殺死人命，張寅告了遊學，帶著鄧氏、小桃避在南京莊上。過了這些時，漸漸的外面風頭息了，故爾今日回來。鄧氏、小桃的轎子在前面已經過去。張寅在轎窗裡面望見鮑龍光與呂昆，又隨著一眾家人，不知為著何事，忙忙下轎。吩咐家人押著行李回去，自然伺候鄧氏、小桃回府，打發轎錢、腳力不題。

再言張寅趕至跟前，道：「鮑老年伯、呂昆賢弟，匆匆何往？」鮑龍光與呂昆走走行行的，見後面有人喊叫，站定腳步一看，原來是張寅。二人近前一躬，鮑舅老爺道：「老兄滿面的行色，那裡而來？」張寅回道：「一向遊學在外，今日才得回家。但不知老伯同著令甥帶著這些家人，意欲何往？」鮑龍光道：「賢姪有所不知：只因代舍甥為媒，聘了季惟嘉的令愛；他今又反擇配侯門，許與那侯總戎的公子。你道可有這等事？故此要打到季家去，到明倫堂上同他講理。」張寅道：「事雖季家無禮，但不知令甥府中可曾聘定？」鮑龍光被張寅雙句話問窮了，連連的回道：「只因那日正要行聘，忽然晚間舍甥家下遭了回祿，所以擔擱下來，未曾過禮。」張寅道：「可又來了！既是未曾下聘，難以為憑。又道是：一家有女百家求。若是當日受了呂家的聘禮，今又擇配，季家他難逃毀賴婚姻之責；如今既未受聘，應當聽他擇配，不為無禮。老伯獨不聞：一絲為定，終身不移？倘若是打到他家，他請問老伯：媒是老伯言定，如今聘禮在於何處？庚帖何存？豈不是自家失禮！」只說得鮑龍光這老頭兒：

啞口無言心納悶，汗流脊背面通紅。

須知凡事當仔細，不可執意氣衝衝。

張寅道：「依小姪說來，老伯且請息怒，吩咐家人回去，免得自招後累。」鮑龍光暗暗想道：這件事卻是自己欠於檢點，若不遇見張寅，險些兒做出事來。正是：

路中若不逢張子，惹火燒身難出門。

兩個少年後生同著一個老頭兒卻也不合伙，只得望著張寅道：「老夫家下有樁小事，不得奉陪。明日清晨過來奉候便了。」言畢，一人回家而去。

再言張寅同著呂昆攜手而行，命家人同著空轎而回。二人一路上談些閒心，到得呂府門首。張寅意欲告別，呂昆道：「既到舍下，焉有過門不入之理？何不請到裡〔面〕，水酒一杯，還有肺腑之言動問。」張寅只得同呂昆進來。先見了鮑老夫人，道：「老伯母在上，小姪張寅拜揖！」鮑老夫人道：「一向不見賢姪，今日從那裡而來？」張寅將告遊學的話言了一遍。

呂相公邀至書房坐下。命人巡茶已畢，呂昆道：「上日外邊有個新文，紛紛傳說當馬快祁中的妻子鄧氏與兄往來，殺二命；弟〔聞〕言旋到尊〔府〕問候，兄已月餘前遊學在外。不知此事可是真的？」張寅並不相瞞，連連說道：「此事皆由賢弟而起。只因奉令堂老伯母命，找尋賢弟。不意天降時雨，避在祁家門內，偶遇鄧氏相留，兩下來往已久。不料祁中回來，殺死二人。內中有個原故：那日愚兄從祁家門內出來，不期遇見黃子方，約我晚間會話。灑席之間，愚兄失言，被他灌得大醉。黃子方瞞著我到祁家中家下，卻遇祁中回家，被他殺死。還有他家下婦人李氏，亦在局中。祁中殺死二命，當時潛逃。愚兄酒醒，知道失言，連忙走到祁家。見事已如此，只得帶了鄧氏、小桃，星夜而走，多虧家人張序代我到學，倒填年月，告了遊學。次日本府柳公詢訊，李連義供稱愚兄與鄧氏通姦，奉差到舍拘拿。那時只得帶了鄧氏，小桃避在小莊。今日才得回來。賢弟呀，

若還題起當初事，令你聞言不可聽，

任他鐵打男兒漢，當局也須膽戰兢。」

呂昆聽得，將舌頭伸了幾伸，道：「兄好大膽！莫說是當局，就是說來亦令人害怕。想必那鄧二姑娘今日也回來了？」張寅道：「適才前面那兩頂小轎，就是他主僕二人。」呂昆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定要前去拜見。不知兄長可能與我一面否？」張寅道：「叔嫂班輩，但見何妨？我正要問賢弟：那時離了家下，落在何方？不知可請教否？」呂昆暗想：朋友相交，必知其心。自古道：

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

我與他非一日之交，何妨細談？連連將在風落院會柳卿雲，遇莫六頭，所欲不遂，送信與侯韜，到院搜樓，雪洞避難，落在安府藏身，與臨妝苟合的話細述了一遍。彼此傾心吐膽，談至日已沉西，命人擺酒。這才是：

知己客來談不厭，合心人至話偏多。

酒席之間，張寅〔道〕：「賢弟真乃奇才，有偷天換日之手！若是被那安老年伯知道，不但功名難保，而且性命相關。但不知後來怎生出他的府門？」呂昆道：「幸遇安老伯回府，只得扮作花婆而走。目下與他：

雖然兩地分南北，藕斷絲連情意牽。